

坐拥书城

文人笔下的乡村雨事

□李恒民

拿到《大地文学》杂志时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其一是在该杂志的诗人大地栏目里刊发了我的一组诗,同时该刊的随笔天下栏目也刊发了我的一位女作家的散文《乡村雨事》,可以说河东作家在这本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上同台亮相。

也许是生活在同一块黄土地上吧,因为对黄土地的感情多多少少有些相似之处的缘故吧,我当即便阅读了散文《乡村雨事》,读完后禁不住掩卷遐思,唏嘘不已。

作者用她淳朴朴实的文字,叙述了她在乡村雨事里的人生经历,随着这些充满温度的文字,黄土地上熟悉的图景和生活在块土地上的人们勾连起我心中那份怀旧的情感。

我所生活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大部分年份降水稀少。每当雨水降临时,我总是习惯性地仰起脸尽情享受雨水入喉带来的那份清凉和惬意,耳边响起的是欢喜和惊叫。

但有时候下雨不免会让人滋生出郁闷之感,特别是在麦收和秋收之际,如果下雨时间长了不能及时收割小麦和玉米,小麦和玉米便在雨中发芽和霉变。作者笔下,这样的雨便刻骨铭心,就像老天爷考验人们的意志、毅力和耐力,让人们体会粒粒皆辛苦的真实感受。老天总要和普通百姓在粮食上进行一场激烈的争夺。作者对这样的场景描写得洋洋洒洒,颇为精彩。

乡村雨事不只写乡村的雨,也写出了乡亲们在摊、晒、碾、打小麦遇到大雨降临时的那种奔走呼号与无奈,写出了与大雨赛跑时的速度和激情,写出了雨水过后除不尽的青草和对

能常年吃上白面馒头的渴望,写出了雨水给人的馈赠!

文中作者写道:“此后的人生,大风大雨亦不少,但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机械化的运载车辆代替了牛车,因为有了避雨的屋舍和雨具,风雨拿人似乎也没有了什么办法。不再像八十年代的乡村,天与地、风与雨就像人的另一层衣服一样,让人感到切肤之痛!”这样的感觉可能不少人都有。

《乡村雨事》始终贯穿着“雨”这一主线,繁衍出许多感人的细节。春种、夏收、秋收、冬浇,这些在庄稼人眼中看似普通的劳作场景为这篇文章增添了丰满的血肉。在这些劳作场景中,作者始终参与其中,令人感动的是雨中抢、收、摊、晒的小麦,以及她和两个小妹在雨中奔跑的细节。在大雨来临的惊叫声里,一家人拉开了抢、收、摊、晒、碾、打小麦的战斗,风卷残云中麦子艰难又执着地向着同一个方向运动,随着乡邻亲友的加入,满场的麦子很快被推到麦场中央。从这里能够感受到乡村浓郁真挚的情感,感受到庄稼人的淳朴和厚道,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是那么自然。在其他细节描写中,没有故弄玄虚,一切都是在作者的笔下从容铺陈,似乎一切都是风轻云淡。只有在乞求停雨时,人们的束手无策和奶奶那一声声悲怆呼喊令人动容!

至于乡村久旱无雨,文中确实着墨不多,仅写了几辈人在黄土高坡汗流浹背地爬上爬下和沟里那个依势而建的烧瓦窑冒着烟,以及光膀的汉子来来往往和泥、脱胚、背砖的场景。在作者的童年记忆中,久旱无雨的日子里,那道大坡沟整成了蛮荒的

存在,甚至有些恐怖。尽管作者对这块土地怀有深深的依恋,但是对它还是爱恨交织,折射出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运麦草时,看着如山的麦草堆,作为家中的老大,她的倔劲上来,用时间弥补体力的不足,一整晚机械又漫长的劳作后,汗水和沉默融化着疲惫和懒惰,锻造着人的坚毅和强悍,“没有谁能轻描淡写地将此生走完,总有赤膊上阵,汗流浹背,还要咬紧牙关,才能让人不怯懦、不迷茫”。

雨中,她让两个妹妹坐在车上,而她独自推车,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头顶一声炸雷,雨中奋力奔跑,让人深深感知那个柔弱的身躯下所蕴含喷发而出的坚韧,而这种坚韧恰恰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乡村孩子特有的。

经历了雨事中的各种得失考验和喜忧参半的纠结后,作者生出这样的感悟:“早知这命在老天那里,他老人家放我生路,让我来这人间历事、炼心,我怎能挥霍这份好意,我应当将余生的每一分一秒都好好地过,不谄媚,不盲从,不焦躁,不旁顾。”

这段文字对乡村雨事来说,是一场大戏前最好的铺垫。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乡村雨事,以至多年后,作者念念不忘的是在乡村,匆匆那年好大的雷,好大的雨!

让人如临其境的细节赋予这篇文章满满的灵动和生命,也传递出作者对故乡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她将自己的作品捧给读者,让大家一起重回乡村的过去。

其实任何一种文学题材只要投入真诚的情感,那么就会产生强大的生命之力。散文写出了小说的况味,这是作者的高明所在。

视野

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

□张维迎

我始终觉得,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设计自己的人生,父母们也在帮助孩子设计人生,甚至专门请一些做咨询的人来设计人生。但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人生其实是一连串的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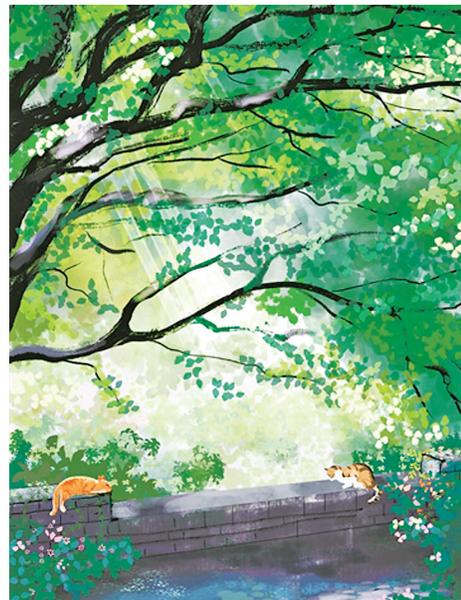
现在大家叫我经济学家,可我当初并没有想当经济学家。我上大学的时候,填报的专业没有一个是经济学。我报过中文、历史、新闻,但就是没有经济学。四个志愿学校也都落了空,无一录取。

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我的专业绝对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偶然。如果西北大学不扩招,或者不设这个新专业,或者设了这个专业但收到几千份申请,没有把我挑进去,我就上不了大学了,那么我今天可能也就不会搞经济学了。

念了经济学以后,我发现自己还是挺喜欢这门学科的。与现在不同,当时大学里理工科的同学看不起文科的同学,文科里面学中文、历史、哲学的同学又看不起学政治经济学的同学。我想,这对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启示,今天热门的专业,等你毕业、就业之后未必还是热门的,变化可能非常大。我也经常被很多家长咨询:“我的孩子应该报什么专业?”我告诉他们,孩子喜欢什么就报什么,不要考虑今天的潮流,若干年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

(摘自海南出版社《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

意图



智慧物语

笋:敢于冒尖,生命才能一路拔节。
根:不惧一路曲折,换来生命的成长。
火柴:自毁,从心头冒火开始。
茶叶:投入沸腾的生活,才能尽展本色和魅力。
皮球:一旦泄气,就蹦不高了。
推土机:推平坎坷,离不开坚实有力的步履。
犁铧:不耕耘,生命就会锈掉。
井:水取之不尽,却从不自满。
风筝:适度的牵挂带来高飞的动力。
陀螺:自立,离不开他人的鞭策。
喷泉:善用压力,创造生命的美和奇迹。
积木:失败则气馁,可以推倒重来。

——黄小平

书斋

□马东

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读完一本书觉得很不错,还会进一步想要去听作者的演讲?为什么我们听完演讲觉得很不错,还会想跟作者私下再聊聊天?明明是书里的智慧更集中,价钱也便宜,可是我们还要花时间、费力气,只为争取一个跟作者闲聊的机会,到底图什么?

直到我们做了“小学问”音频,并且把它变成文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中的奥妙。原来,写书也好,演讲也好,其中最源头、最核心的智慧,往往来自闲聊。跟聪明人闲聊,才是最值钱的享受。

闲聊这件事,有三个独特的好处。首先,它直接针对你的问题,不能用大词,不能上高度。我既然当面问到这儿了,你就必须老老实实地讲清楚自己的想法。看书和听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你讲得也对,但是

和我们一起,跟聪明人闲聊

跟我实际上关心的事情隔着一层”。闲聊中就不会这样,不管你是经济学家还是心理学家,不管你做过多少高头讲章,都不能从理论出发给我上课,只能从实际问题出发,综合自己的知识储备发表观点。这恰恰是“小切口,深挖掘”的做学问之道。

其次,闲聊时人处于最放松的状态。讲话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只是为了把事情说透。比如,你找黄执中写本辩论学的教材,你一定铆足了劲儿,追根溯源、构建体系、开宗立派。你觉得很厉害是肯定的,能不能看懂,那就得另说。可是,如果你在私下跟黄执中闲聊的时候问他:“我觉得我这人不笨,可是为什么跟人辩论的时候总是被带到沟里去呢?”他就会跟你讲:“有些常见的思维陷阱,我们习惯辩论的人很熟悉,但是一般人不能第一时间看出来。如果不把这些陷阱弄明白,读再多书也没用。来,你说说看,上次被人怼是什么情况?我

教你两招……”如果你是个明白人,就会知道这时候学到的才是精华。

最后,闲聊没有目的性,反而能让最有趣的话题自动涌现出来。我们深度访谈过各个领域的专家,不管对方从事哪个行业,什么资历和背景,我们都在以不同方式问同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的专业领域里,有哪些知识是最有意思、值得跟别人分享的?”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开放的,所以才得到各种各样富有教益的答案,很多都出乎意料的精彩。

像这样的闲聊,西方人在16世纪给起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叫“沙龙”,看起来是私人聚会,实际上却是思想史上很多重要观点的源头。直到今天,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学,也正在以非正式的学术俱乐部的方式,延续着这种“聪明人聚在一起闲聊”的智慧生产方式。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小学问:解决你的7种人生焦虑》)